

鶴林氏露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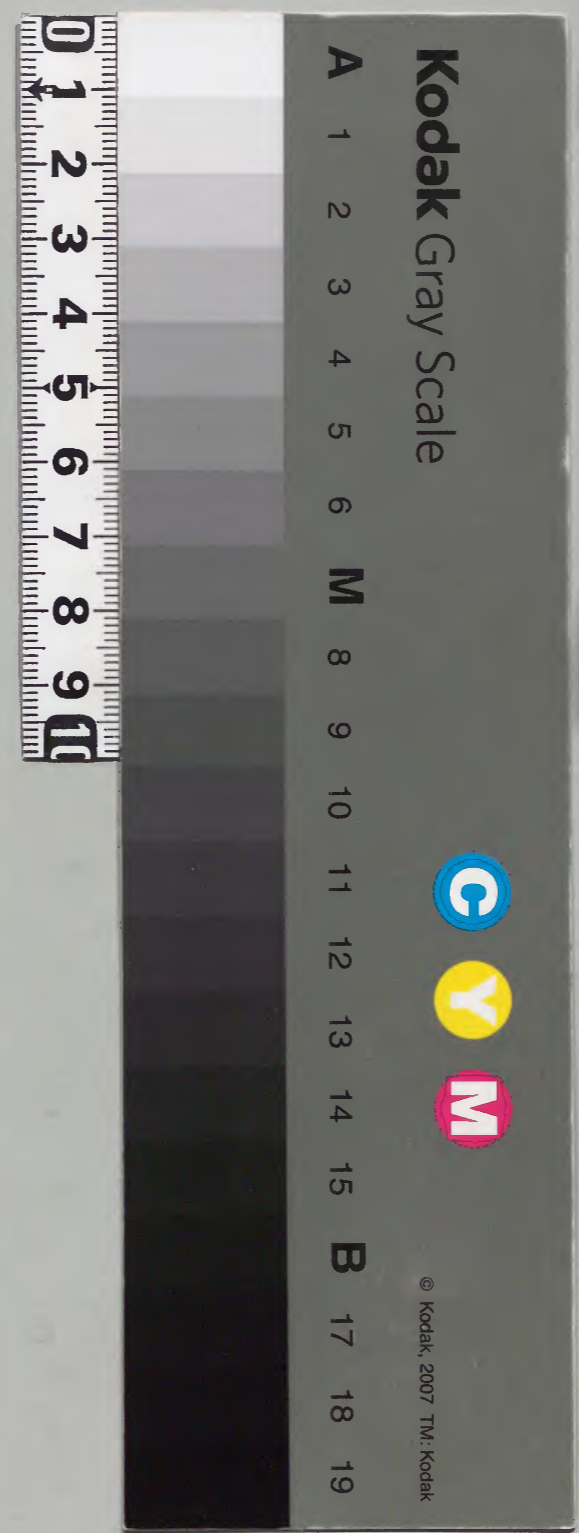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一	三	〇
五	四	二	一
類	號	函	架
六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三	〇	七	四
二	一	七	架
漢	書	類	號
二	〇	五	冊

雜家 六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05
冊數	6 ( 1 )
函號	307 212

307-212



新刊鶴林玉露目錄

廬陵羅

大經

景綸

卷之一

解經不為煩辭

手寫九經

倒句

如字訓而

汴州詩

丑父紀信

因讒賜金

世短意多

茲為年

落帽

四勝

兵粟



淺草文庫



515-106

守城

三事相類

石湖奉使

常調官

天象

官省錢

民兵

文鑑

辛幼安詞

大人

利市

誠齋謁紫巖

前輩勤學

仕官歸故鄉

鐵拄杖

蘓黃遺文

池鷗

卷之二

大承氣湯

魯隱公攝

姦富

貨色

孫吳

子弟為幹官

箏子

農圃漁樵

柳詩

進青魚

即當曲

劉錡贈官

廬州之變

無極太極

薛客

能言鸚鵡

鳴林

賀雪表

漢宮詩

夜績

狐裘障泥

心脉

吾翁若翁

呂惠卿表

世事龍覆

二蘓

了翁孫女

達賢錄

大算數

論葉

晚學

九日詩

好人好事

盜賊脫身

制詞失體

卷之三

慶元侍講

生成吹噓

齊秦客

畏說

勸行樂表

秀州刺客

南軒六詩

族譜引

幸不幸

德行科

記夢詩

忍事

五教三綱

二罪人

利害

物無小

范睢蔡澤

江月句

建茶

救荒

蕪白

于寶

帷帳

字義

前輩志節

詩勉邑宰

常平

簡易

大乾夢

卷之四

詞科

透脫

對壘

李勣

買硯詩

孤雁獨鶴

朱文公詞五

鄧友龍使

誠齋退休

紹熙內禪

竹夫人制

罵尸蟲文

舉留郡守

制置困武臣

男子婦人拜

馬謖

唐子西詩

清廉

西湖長

春秋書國滅

陸放翁

席地

蝶粉蜂黃

戒色

小官對移

試進士見燭

卷之五

相字音廝

格天閣

易六卦

放魚詩

杜棕范文正

詩詠蟋蟀

人事天命

涪陵樵夫

胡忠簡碑

秦誓

荆公見濂溪

呂秦牛晉

景公顏子

誅綦寡

誅罪

學仕

寶臣

飢寒

無垢廷對

浦鷗

蕪後湖

儂羅

釋豉

讀書

松石

取守

鷗鴈

右牛洞詩

扈載

神形影

李方叔

韓柳歐蘓

使虜辭樂

賀和戎表

士卒畏愛

卷之六

玉山詞草

作文遲速

象郡送行詩

廉賈

容南遷客

宰相罷

紫敗素

王梅溪

太子參決

師友制服

斬檜書

簡齋詩

伯夷傳赤壁賦

留後門

十銘

詩用字

付與天地

讀易亭

漂母

猴馬

經界

南軒諫虞丞相

朱文公論詩

稅沙田

新刊鶴林玉露目錄畢

余間居無營日與客清談鶴林之下或欣然會心或  
恍然興懷輒令童子筆之久而成編目曰鶴林玉露  
蓋清談玉露著杜少陵之句云尔

崇寧祐戊申正月望日序陵羅大經景綸

玉露甲集傳或曰子記事述言類以己意擢賈  
僭妄之譏奈何余曰推夫談玉童子知國余烏乎  
僭若以為妄則疑以傳疑者林許之

崇寧祐辛亥四月廬陵羅大經景綸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解經不為煩辭

孟子釋公劉之詩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稟囊  
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釋豨民之詩曰故有物必  
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只添三兩字意義  
粲然六經古註亦皆簡潔不為煩辭宋文公每病  
近世解經者推測太廣議論太多曰說得雖好聖  
人從初却元不曾有此意雖以呂成公之書解亦

先生談詩並不  
旨下一字訓  
的只轉却一兩  
子點撥他念  
便教人省  
東齊陳氏曰  
庶民詩首四句  
子只就中添  
字滄浪之歎  
換兩斯字曾  
碎費而意味  
正窮明道說  
的正得此意



余間居無營日與客清談鶴林之下或欣然會心或  
恍然興懷輒令童子筆之久而成編目曰鶴林玉露  
蓋清談玉露著杜少陵之句云亦

嘗淳祐戊申正月望日序陵羅大經景綸

玉露甲佳古傳或曰子記事述言類以己意擢賈  
僭妄之譏奈何余曰推夫談玉童子知國余烏乎  
僭若以為妄則疑以傳疑春秋許之

尚知身右辛亥日序陵羅大經景綸

孟子梁惠王下云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載  
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同告子上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詩經綱領云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甲集

廬陵羅

大經

景綸

解經不為煩辭

孟子釋公劉之詩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

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釋豳民之詩曰故有物必

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只添三兩字意義

粲然六經古註亦皆簡潔不為煩辭宋文公每病

近世解經者推測太廣議論太多曰說得雖好聖

人從初却元不曾有此意雖以呂成公之書解亦

宋奇陳氏曰  
庶民詩首四句  
孔子只就中添  
字倉浪之歎  
換兩斯字曾  
碎費而意味  
一窮明道說  
則正得此意

謝上蔡曰明道  
心主談詩亦  
皆下一字訓  
的只轉却一兩  
字點撥他念  
便教人省

經綱領朱子曰  
任鵝湖見伯恭  
解書云且自後  
解起今解至  
詰有印本是  
其文甚兩熟

但言其熟鬧而已蓋不滿之辭也後來文公作  
傳誦傳其辭極簡

手寫九經

唐張參為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言讀書不如寫  
書高宗以萬乘之尊萬幾之繁乃亦親灑宸翰遍  
寫九經雲章爛然終始如一自古帝王所未有也  
又嘗御書漢光武紀賜執政徐俯曰卿勸朕讀光  
武紀朕思讀十遍不如寫一遍今以賜卿聖學之  
勤如此

倒句

史記張儀論韓地險惡曰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  
此倒句也甬黎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油之水  
舒之楚山直叢之亦此類

如字訓而

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歐陽公集古錄載  
後漢郭先生碑云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族  
歸懷東坡得古鏡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楊取  
為鏡清如明皆訓如為而也

汴州詩

汴州詩云母從子走者為誰大夫之人留後  
兒昨日乘車騎木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  
用干戈嗚呼奈汝母子併為汴州之亂留後陸長  
源遭殺作也方董曹師汴汴州黎在幕中晉專行姑  
息知軍驕難制變在旦夕且死遺戒喪車速發及  
長源代之繩以嚴急軍果亂官屬多死之禍黎隨  
晉喪已去汴獲免夫長源固失矣晉不能酌寬猛  
之中潛消事變乃以姑息偷免其身使相激相形

產後來之禍又不能先以一語忠告長源烏得無  
罪汴黎在幕中蓋亦與有責矣此詩末句似有愧  
於中而為自解之辭

丑父紀信

左氏傳鞏之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齊師敗  
績丑父與公易位為晉韓厥所及丑父使公下如  
華泉取飲而逃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  
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卻  
子曰人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

事君者此與紀信詐乘漢王之車以免高祖者侔  
異晉宥丑父而楚焚紀信項氏之不長也宜哉

因讓賜金

張魏公敗零陵有書數笈自隨讓者謂其中皆與  
蜀士往來謀據四蜀之書高宗命遺之盡錄以來  
臨軒發視乃皆書冊雖有尺牘率皆憂國愛君之  
語此外唯葛裘布衾類多塔敵上惻然曰張浚一  
貧如此哉乃遣使馳賜金三百兩秦檜令宣言于  
外謂賜浚死門生從者聞之垂泣告公公曰浚罪

固當死若果如所傳朝服拜命就戮以謝國家可  
也何以泣為問使者為誰曰殿師揚存中之子也  
公曰吾生矣存中吾故部曲朝廷誠欲誅浚必不  
遣其子來已而使者拜於馬前乃獲賜金之命公  
之在秦也開幙延賢鑄銅為印形迹似稍專故有  
以來讓者之口然反因此得以自明又賴賜金以  
自活天果不佑忠賢乎

世短意多

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

盡之日世短意常多是也東坡云意長日月促則  
倒轉陶句爾

茲為年

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注云茲年也  
非傳云諸侯有疾曰負茲注云茲新生草也一年  
草生一番故以茲為年古詩云為樂當及時何能  
待來茲在氏傳五稔杜詩十暑岷山葛皆此意

落帽

桓溫雄猛蓋一時賓僚相從燕賞豈應有失禮於

前者孟嘉落帽恐如禰正平藝服摻過嫂侮曹瞞  
之意陶淵明嘉之甥也為嘉作傳稱其在朝伏正  
順門無雜賓則嘉亦一時之望乃肯從溫何也溫  
嘗從容謂曰人不重無勢我乃能駕馭卿亦頗有  
相靳之意辛幼安九日詞云誰與老兵供一笑落  
帽參軍華髮莫倚忘懷西風也解點檢尊前客  
涼今古眼中三兩飛蝶意謂嘉不當從溫故西風  
落其帽以貶之若兔冠然

四勝

周瑜赤壁謝安淝水寇萊公澶淵陳曹公采石四  
勝大略相似杜牧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  
鎖二喬意亦著矣謝安因棋別墅真是矯情鎮物  
喜出望外宜其折屐澶淵之役畢士安有相公交  
取鶻崙官家之說高瓊有好喚宰相來吟兩首詩  
之說則當時策略亦自可見天發一矢胡無西荆  
公句意與杜牧同采石之師若非逆亮暴急嗜殺  
自激三軍之變亦未易驅攘是時亮雖遭戕虜師  
北歸紀律肅然無一人叛亡此豈易勝之師乎朱

文公曰謝安之於桓温陳曹公之於元顏亮幸而  
睚得它死爾要之具晉乃天幸宋朝真天助也

兵粟

張儀云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  
二語用兵者所當知

守城

守城必劫寨劉信叔守順昌以數千人摧兀木數  
十萬衆劫寨之力也守城不劫寨是守死爾

三事相類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六僕操箠而罵曰隸  
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歎之敗沙門彙求匿其劫  
子華使挺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求訶曰奴子何不  
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  
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背曰龍東上軍  
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與  
之馬與俱還二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諝効  
之李愬進馬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范石湖使北

宋淳熙中范至能北使孝宗令口奏金主謂河南  
乃宋朝陵寢所在願反侵地至能奏曰茲事至重  
合與宰相商量臣乞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首  
肯既而宰相力以為未可而聖意堅不回至能遂  
自為一書述聖語至虜庭納之袖中既跪進國書  
伏地不起時金主乃葛王也性寬慈傳宣問使人  
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中書奏曰臣來時大宋皇  
帝別有聖旨難載國書今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  
乞賜聖覽書既上殿上觀者皆失色至能猶伏地

再傳宣曰書詞已見使人可就館至能再拜而退  
虜中群臣咸不平議羈留使人而虜主不可至能  
將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於國書中明報仍先宣  
示庶使臣不隨欺罔之罪虜主許之報書云口奏  
之說殊駭觀聽事須審處邦乃乎休既還上甚嘉  
其不辱命由是超擢以至大用至能立燕京會同  
館守吏微言有羈留之議乃賦詩曰萬里孤臣致  
命秋此身何止一漚浮提携漢節同生死休問鞬  
羊解乳不

常調官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能  
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天象

鄭注召對浴室門華長三尺韓琦賜第集英殿雲  
見五色君子小人之進天象昭々如此

官省錢

五代史漢王章為三司使征利剝下緡錢出入元  
以八十為陌車每出錢陌必減其二至今以七十



七為官省錢者自車始然今官府於七十七之中  
又除頭子錢五文有奇則愈削於章矣

### 民兵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  
兵至者猶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接兵  
十數萬宋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  
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五代以前  
兵寓於農素習戰鬪一呼即集宋朝兵費最多兵  
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陝奏

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兩路軍事於興洋金蓬  
開達諸州令縣選彊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  
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為一隊置隊長以  
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月閱於縣春秋閱於郡不  
半年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毫之役禁旅多出征  
江上之備空虚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  
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  
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  
手率有功特為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

丙寅虜大舉南牧困安襄以撼荆鄂宣司徵召諸  
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  
所遺鈔略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師進退不敢有  
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師荊州與  
朱文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其折之曰  
劉信叔劉共父皆嘗有此論真謀計也縱賊入肝  
脾裡何以爲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其  
要糧此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杖節而死爾郭  
聞之悚然某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

文鑑

孝宗命呂成公詮擇國朝文章成公盡繙三館之  
儲踰年成編賜名文鑑周益公奉制撰序云建隆  
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  
道之詞古熙寧之祐之詞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  
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成公爲此書朱文公張  
宣公殊不以爲然謂伯恭無意思奉當此事便好  
截下因以發明人至之學昔溫公作資治通鑑可  
謂有裨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况文鑑

乎

辛幼安詞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  
 去惜春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日住見說  
 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  
 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  
 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脉脉此情誰訴君莫舞  
 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  
 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句

網

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  
 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  
 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至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  
 詞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  
 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  
 正愁予山深聞鵲鳴蓋南渡之初虜人追隆祐太  
 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因此起興聞鵲鳴  
 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兵部外詞云千  
 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於故

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當年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家子草之封狼居  
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燈火猶記揚州  
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  
頗老矣尚能飯不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朱  
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詩明此等人皆  
可用

大人

古今稱大人其儀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

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  
小人之事此次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  
曰養其大者為大人鬲黎王適墓誌曰翁大人不  
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  
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曰大人  
然疏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  
范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  
可稱大人

利市

俗語稱利市亦有所祖在比傳鄭人盟商人之辭  
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

誠齋謁紫巖

楊誠齋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  
謫故杜門謝客南軒為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踞  
請教公曰元持貴人腰金挹紫者何限惟鄉至完  
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直  
清之操晚年退休悵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鱗請劍  
以忠鯁南遷幸遇時平主聖老矣不獲遂所願矣

立朝時論議挺々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朱熹不當  
與唐仲文同罷論儲君監國皆天下大事孝宗嘗  
曰楊萬里直不中律光宗亦曰楊萬里也有性氣  
故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  
二聖玉音不用千秋史筆

前輩勤學

胡澹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  
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  
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窓每日昧爽輒執書六息

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泊北歸恩下石上雙  
跌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為學勤苦如此然龜  
山蓋少年事無塔乃晚年尤難也

### 仕宦歸故鄉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宗公葬焉所謂瀟  
江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載青州  
石鐫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有沙山大  
宇廟裏事禱于廟祝版猶存日大事有日陰雲屢  
興假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報執政得

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  
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  
復歸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余它日因得歸榮  
故鄉將見古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鄉問於  
其俗而昏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  
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  
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  
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而  
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固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

愛不亦美哉。雖有此言而迄不踐樂。穎昌山水作  
思穎詩。退休竟以居焉。前輩議其無回首。啟廬息  
肩喬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亦直卿以詩賀之。  
云。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穎昌遊。我公不向  
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

### 鐵拄杖

聿坐在官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得睨視。  
嘗遊後苑。偶忘携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  
曳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

如此

### 蘓黃遺文

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  
醜而文。是為三益之友。席子擇遭喪。山谷憐其貧。  
糾合同志者。助之。其辭云。富者不仁。理難共語。仁  
者不富。執難獨成。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扶之者。  
衆也。願與諸君同力。振之二帖。余皆見其真跡。坡  
谷集所不載。

### 池鷗

太學蘊道齊，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同舍生題詩云：朝來池上有新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雨餘春水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醜藉。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廬陵羅大經景綸

大承氣湯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承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為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况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為名言也。益公初在後省，龍



大淵曾觀除閣門格其制不下奉詞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觀以使事還除節鉞人謂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詞云八統馭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曾隱公攝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秋雖不書隱公居攝而於兩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貴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

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為而歸其賜魯國何為而考其官今也歸賜而不嫌瀆亂之譏考官而加嚴事之禮徒以栢之將為君也桓將為君則隱之攝著矣或曰隱攝則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此論亦未然周公之攝也誥命之際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嘗自稱王乎竊意曾史舊文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攝而書公乃仲尼之特筆一以著隱之不當

遜一以著相之不當立二者皆罪也歐公論隱公  
趙盾許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為春  
秋者正為微顯闡幽若但直書其事則夫人能之  
矣何為微更不能措一辭哉

姦富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  
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為僕妾於姦富之家矣嗚  
呼悲夫

貨色

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鄉富  
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孫吳

吳子之正孫子之奇兵法盡在是矣吳子似論語  
孫子似孟子

子弟為幹官

朱文公與慶國車夫人書云五歌嶽廟聞尊意欲  
為經營幹官差遣某切以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  
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

宦便為此官。逐同。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竊伺之憂。而州縣守令。執反出已下。可テ以陵轢。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憎然。愚意以為可且為營。一稍在人下。職事與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車夫人乃少傳劉公子羽之妃。樞密共父之母。五歌即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韋齊

疾革。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少傳。韋齊歿。文公年十四。少傳為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傳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足可以居。文公視車夫人猶母云。

筭子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之。殊有古意。温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

縱橫不如歐史矣

農圃漁樵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摸寫精矣余摘十  
首題壁間每菜羹豆飯飽後啜茗一盃偃卧松  
息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於吹竹彈絲  
今記於此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啓關藥息誰伴醉  
開顏夜來雪壓村前竹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  
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著無人  
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

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  
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晴時偶自  
鉏昨日春風欺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  
隣酒熟愛相招蘸押傾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  
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  
瓦甌蓬裡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灘也  
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移入亂雲  
層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妻兒結網燈鄭谷云白  
頭波上白頭翁家遠舡移浦上風一尺鯪魚新釣

平作秋是若春  
心不是稻梁肥時

詩揚巨源作  
見唐詩百家

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  
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樵路薄暮歸來雨  
濕衣張演云鵝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鷄栖對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之扶得醉人歸

柳詩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  
唯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  
誦之取其興也

進青魚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顯捻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  
品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其形  
味並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  
甘大供御者三寸上寢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  
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瑠璃盤九寸乃以徑尺  
者遺元載須其至議之賴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  
載竟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會  
之夫人嘗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  
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去會之會

之咎其告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  
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  
差大爾

即當曲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綳盛河北賊紫金盞  
酌壽王妃弄成晚歲即當曲正是王即快活時俗  
所謂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  
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  
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  
即當三郎之當也明皇媿且笑

劉錡贈官制

逆亮窺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殂  
特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  
死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遺烈  
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者服其的切益公掌舉似  
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句議論承貼四  
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於渾熟有味與散文同

廬州之變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郝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坐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遣瓊言事可成之不以中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公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其終夕徬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先公

心法如仰可學

無極太極

游誠之南軒高弟嘗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也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聞者服其簡明其詩亦可愛如東風未肯催桃李留得踈籬淺淡香平生意思春風裡信手題詩不用工閑處漫憂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皆有味

薛客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專齊之權嘗欲城薛客謂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碣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苟為失齊雖隆薛之城至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董卓積金帛於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事不成守此塢足矣人之智愚相遠乃如此

能言鸚鵡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

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時文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所謂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為學上以言語為治世道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鸞鶴唯恐其不在靈臺靈囿間不亦異乎

賀雪表

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衆彥無晝卧洛陽之人激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真宰



相事也。李公甫表云：漢使鬻氈，未必得匈奴之要領。趙軍挾纒，唯當堅祈父之瓜牙。語雖巧，頗牽彊。

漢宮詩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盃。譏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猶徘徊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真妄乎？金盤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

以一盃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

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為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宵爾，索綯儒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胡澹菴書遺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彊。

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爲未也  
又曰日知其所亡日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窮  
俛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習焉無  
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  
無一時不術也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  
如是可已矣猶以爲未也則曰夜者日之餘也  
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然膏必焚燭必秉蠟必  
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際明必借暗則記  
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人曰終夜不寢必如孔

丘鷄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  
何時而巳耶范甯曰君子之爲學也沒身而已矣

狐裘障泥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  
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心脉

教器之善察脉掌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  
貴大賢也趙季仁舉似謂余曰此非論脉乃是論  
學余曰小心翼之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

也李仁曰正是如此

吾翁若翁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在  
此傳齊敗于秦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為質齊人曰  
蕭同叔子者非佗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  
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  
非自殺之一間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謂不修  
文學而性明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木公有感  
於斯言矣乃知警猛之人胸中未嘗無天理特在

於有以發之耳

吊惠卿表

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劍埋光尚負斗牛之  
氣此吊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為邪如此人主于  
何而辨之

世事翻覆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  
下公主此離擇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  
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偏擇群臣貴顯無踰

畫中各有推之  
女此離佳似別  
此推反

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揚果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果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果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何所不有。楊誠齋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君不見武昌柳。春作金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却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瑤。漢初沛邑力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廷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

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捨瑜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盃。

二蘓

朱文公云。二蘓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蘓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蘓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大蘓之文。御製序贊。特贈太師學者。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

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蘓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詞後語、坡公諸賦，皆不取。唯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摘頌，編名臣言行錄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

了翁孫女

陳了翁曰：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荅曰：恐妨同坐者。

達賢錄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寶學章藁、范正獻手記、近世虞忠蕭翹、林館錄之類，粹為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已用世規模，須是推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己，濟一旦之用，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熏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薦士非難，識士為難。下和之識，至九方臯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

哉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錮滯之意見稱量摸索其不爲王荆公者幾希荆公嘗曰當今可望者唯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爲流俗所毀耳嗚呼翹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使盡如荆公之選掄則是蛇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可以爲大臣矣

### 大筭數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豈不優於子之筭數乎

### 論菜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皆是咬得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飲喫

晚學

高適五十始為詩為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  
為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  
東坡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  
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  
晚學之士

九日詩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  
孟嘉牢裹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朝

士和云呼兒為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  
金英滿朝揮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  
易優劣

好人好事

豫章旋郎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  
做好事鄉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吾鄉前輩彭  
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做  
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盜賊脫身

鶴林集卷二十一

自古盜賊如黃巢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  
免巢髡髮為僧題詩自贊有鐵衣著盡著僧衣之  
句智高敗後唯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  
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挺為盜推荆南茶阻賴文  
政為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  
天下無它釁將以何為群兇不聽以刃脇之黽勉  
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豹類已者一人曰劉  
四以前油糴為業使報役左右辛幼安為江西憲  
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  
來見約日東兵既退謂其徒曰半提刑瞻視不常  
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  
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  
使偽為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  
首級之偽也

制詞失體

和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  
負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挺伊尹佐王  
之略用經句而恬安然過諛失體勳德如韓魏公



荆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  
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  
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廬陵羅大經景綸

慶元侍講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為侍講文公欣  
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  
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官中常讀之大要在來放心  
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願勉  
疆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為善若常得賢  
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

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  
彭子壽請對曰發其姦日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  
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冑於是謀逐公忽  
一日御批云朕閱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除  
卿官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  
舍爭留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  
即上章攻侂冑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  
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  
權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

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  
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侂  
冑所為不止如宗良而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  
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  
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謂陛下始初清明  
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執可知矣  
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侂冑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  
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  
宣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四人兩

人罷一人憂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  
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  
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爲作曹所誤  
然三十一年敬仁勸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齊心露  
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掌熒燭清坐小黃  
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  
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掌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  
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悔自是不復出  
文公格心之効終不可泯陳正甫草保安赦文云

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慙四  
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己之欲真  
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生成吹噓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石山詩云  
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  
爲造成爲化吹爲陰噓爲陽氣執力量與日月字  
正相配也

齋素客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容興觀齊人松柏之歌則齊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吾所擇耳子思孟軻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 畏說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之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分君子小人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曰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顏為之沮悵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朋儕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

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為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  
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擢金  
則不畏市人吁士而至此不可以為士矣仲尼所  
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心畏乎彼者  
非為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  
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  
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  
畏乎以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  
畏之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

攫

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  
且以効切磋於朋友云先君此說出一時流輩潛  
心理學者咸以為不可易余同年歐陽景頴跋云  
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為造道之門至矣  
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理森列此身纔  
敬四卦端固繇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斂然法度  
中<sub>亮</sub>可以為人矣然世之<sub>作</sub>離偽假真者徃之竊持敬  
之名蓋不肖之實內雖在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  
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効前章打破

字以為訕侮者。又有以高視闊步幅巾大袂而乞  
加懲絕者。一世傑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  
近世葉水心作敬亭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為  
然。謂敬為學者之終事。僕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澧  
陽。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畏說見教。僕醒然。若有  
所悟。嗚呼。畏即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  
命。畏師友。畏公論。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  
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己實事。  
見面盍背。臨淵履水。以為自蓋者。能之乎。高視闊

步幅巾大袂。假聲音笑貌。以為敬。求之於父母兄  
長。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  
以實而求敬。故其敬不可偽。世人以虛而求敬。故  
其敬或可假。是說也。羽翼吾道。其功豈淺哉。至  
此則敬不可偽。為而攻持敬者。當自息矣。

勸行樂表

宋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  
顛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以  
勸為諷。字之有來。歷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傳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加害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凡無聲

傳

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日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麂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南軒六詩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霏之半空雨東渚云團之凌風桂苑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之清漣漪采去不盈把惆悵暮愁

鳴林

飢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鳴嶼花木深  
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亭舸水清魚可數  
却下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閑澹簡遠德人之言也

族  
旋譜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踈慨  
然寤歎念茲厥初老蕪族譜引云服始于衰而至  
於總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  
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  
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

弔

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幸不幸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廬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  
以詩送之云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  
亦貶辰陽大府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  
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瞻論事喜樞廷  
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  
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為小朝廷之謀知無不  
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貶



安遠宰盧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子拱  
掖上殿亦予官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  
妻削髮為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吉水縣江  
濱有石林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席下一夕夢  
神告曰速行虜至矣太后驚寤即命發舟指章貢  
虜果踐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  
為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  
功舊石材能形文母夢還許倭人來在氏傳倭人  
來矣正謂逐  
客事集見海市為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造逐

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德行科

揚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益相與  
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  
詞科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志其三周  
室去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  
中今之詞科哉晚年作詩示兒云素王開國道無  
臣一榜春風放十人莫羨榜頭年十八舊春過了  
有新春

忘

記夢詩

自黎誌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  
巢神山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短  
憑愚則與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諂媚自  
在世間可也安用巢神山以從汝哉正柳下惠枉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  
味天淵別

忍事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

金陳餘五百舍二人變姓名之陳為里監門里吏  
嘗咎餘欲起耳蹶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藥  
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  
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伯水上而耳事  
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  
忍小耻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  
者校乎東坡論子房穎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  
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  
包羞忍耻是男兒

五教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

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所繫尤重故於睦雍敬愛之中必有檢防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

二罪人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腑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鍼砭

利害

朝廷一有計校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校利害之心便非儒學紹興間張登為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日字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人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字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辨一揖而退

物無小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禹三戶可以亡秦

范睢蔡澤

范睢蔡澤皆辨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睢傾危澤明坦睢幽陰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宜言欲代睢至其所以告睢者皆消息盈虛之正理睢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釋位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睢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吝寵如狡兔之專窟如猩之嗜酒老死而不死止愛禍而不之覺者

是又在范曄下矣

江月句

孟浩然詩云江晴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子美視浩然為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涵子美之句精工

建茶

陸羽茶經裴汝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始出焉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飲厥後丁晉公漕闢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

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龍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茶之為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枝者不同然充類致義則亦宦官妾之愛君也忠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儕晉公君子之舉措可不謹哉

救荒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蕪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工價廉可

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昇新又勅倉敷吏舍日  
役千夫監司劾秦杭州不卹荒政游燕興作傷財  
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  
貧者使工伎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  
徙填糶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唯杭饑而不害  
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  
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斂民財興無益之土木  
公為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  
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為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為  
之也斂之於富厚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  
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唯恐僧之  
不為塔也子乃欲禁之乎

蕪田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云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  
淺道根深然樂天醞藉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  
山詩云湓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  
種由名相似試看風騷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干寶

揚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干寶一吏進曰乃  
干寶非干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  
注曰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帷帳

宋紹興省誠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  
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  
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之曰有司誤非作賦者誤  
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帷幄

字義

宋壽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由  
海經云龍聽以角不以耳荆公解蕙字不得其義  
一日行圃見畦丁薜薺橫瘞之曰它時節之皆生  
公悟曰蕙草之庶生者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  
如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不可強通者甚多  
世傳東坡問荆公何以謂之波曰波者水之皮坡  
曰然則滯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說成以為可亞六  
經作詩云鼎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  
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汗脩門正名百物自軒

輟野老俾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漫語豈能誇鬼  
哭黃昏蓋蒼頡四目其制字成天雨粟鬼夜哭漫  
詭之句言知者少也

前輩志節

胡忠簡公為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  
鄉井隆祐大店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  
棄城走公所居曰薊城距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  
入城固守市井惡少垂間致攘斬數人乃定張榜  
責楊淵棄城之罪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隆祐

赦之際勅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它志  
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它哉即散遣  
民兵徒步歸薊城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  
坊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  
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  
趨歸齋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  
一編修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倅  
磨罵兀術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為布衣時所立已  
卓然矣



詩勉邑宰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  
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為庶  
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  
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  
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  
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盃酒便煩  
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云此三代聖人  
之法非李惺耿壽昌所能為也陳止齋曰周禮以  
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  
上則斂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  
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  
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  
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  
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真  
非耿李所能為也

簡易

郭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何則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况於人乎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韓信多益辨只是一簡字狄武襄夜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大乾夢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第也少時謁夢大乾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曰

荆川樺編六十五  
部載此事謁夢天  
作夢謁大乾

宣教即康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即宰闈請  
近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交相勉  
乃質之文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  
矣因指按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為筆  
不能為硯劔止能為劔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速  
有一定不易之數唯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  
該固有朝為跼而暮為蹠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  
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庶德性力  
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

節管至正郎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